金文最

金文最卷十三目録

記

金文最卷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

記

雲錦亭記　王仮

安之爲郡也其來遠矣在周曰葛鄉在漢曰依城唐曰唐興又曰興鎮五代曰順安寨至宋曰順安軍蓋與遼人接境而爲屯戍守禦之地築堤瀦塘以爲邊備聖朝易名曰安啟建郡治則羣山連屬西峙而北折九水合流南灌而東馳陂池藪澤映帶左右夏潦暴集塘水盈溢則有菰蒲菱芡蓮藕魚蝦之饒秋水引退土壤衍沃則得禾麻麰麥畝收數種之利舟車交轃水行陸走無往不通貿遷有無可殖厥貨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浮事簡素號易治加之道路非衝要無往來迎送之勞公宇嚴潔麗譙宏敞爲鄰州最爲之守者以爲便郡守完顏公玉牒懿親國勳世嗣自監察御史其淸聲直氣固已聳動縉紳朝廷器之不旋踵超守漁陽守未

期以內艱去天子嘉其治行遣使齎命起復於哀制之中來守是郡公兼資文武素有方略自下車之後頒宣教條宏治勞來精審以馭物□剛猛以禦黠吏寬恕以撫細民謙和以待僚屬猛不至殘寬不至懦興滯起廢百度具舉闔郡之人莫不心悅誠服政成餘暇修故堤而東周覽遺跡至城之東南隅地高廣平衍下流清溝紅蕖翠荷覆水錦錯輕風披拂濃香襲人長堤遠浦郊原野色盡在目前公駐馬凝眸久之顧僚吏曰睠茲景物爲吾郡之勝惜無亭榭以備遊觀今茲創構一亭不亦可乎人人悅可公乃披榛翳薙草莽得此橫袤三丈有奇藉兵士築之因其故基不勞而就悉以公費傭工市材既斵樸鑿耆艾或言舊嘗有亭於茲經値喪亂廢蕩久矣今能復之爲吾鄉之壯觀且與民同樂固所願也既成之翼日公乃率僚吏大合樂以落之坐客迭起捧觴爲壽曰夫物逐人興亦逐人廢茲亭之作也不知幾何時其廢也不知幾何時今爲游觀宴樂之所興廢有數甯不信然以何名爲稱屬吏王

伋越席而對曰請以雲錦名之蓋取韓退之曲江荷花行撑舟昆明度雲錦之意公首肯之公曰名則稱矣汝其為我記之伋嘗獲函座末其經始之由皆所備覩不敢以固陋辭姑敘其實與夫作成之歲月以告來者 妛州志

襄垣縣修城記 楊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宏廣殆將百里而遙東連巨鎮北背喬峯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跡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奸雄繼踵蟻聚蜂屯嘯聚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動則彌岡絡阜旌旗繽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噬立見齏粉於是郊邑相迺舉無壁壘洞然九達之地故闔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旦夕之生實賴令尹韓公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披堅執銳爭為先登不顧矢石前攻後突若陷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遂稍稍引去於是命民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擊柝而赴工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

中得保首領庶全族類其利博哉爾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漸夷滅尙有遺類爲吾民害天會九年春韓公又屬其耆老而議之曰內城修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畜衆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許乎聞者莫不忻然而從遂經營構畫計其貧富而爲之等差分部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一無偷惰曾不踰旬而百堵皆興昔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信斯言也其城周環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之半其壑深二仞其上睥睨具焉闢以四門層樓上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宮可得而致飾也庠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民咸喜室家相慶人人皆自謂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梁以通險阻達一水泉以利灌溉善則善矣其利益小然人可得而歌頌之矧乃成城之功哉夫城者所以保內捍外以聚人民扃鑰士宇緘縢地維斯乃久大之功無疆之利雖著竹帛勒鐘鼎不爲過矣韓公之築斯

城也銳然無優柔姑息之心所以能興百世之利由是觀之則其爲政可知也朝廷嘉其有功遂敘榮遷經任迨今幾六年矣政聲流美噫襄垣山水秀異才士風俗淳美又得宰字之賢政平頌理一境無虞四民安業可不善而記之耶若僕者才荒學朽言鄙行乖過蒙青眼之觀謾以白頭之獻謹即其事而述之非溢美耳潞州志

萬華堂記

高有鄰

先大夫天會閒任南和尉時余生於公廨萬華堂今來鎮是州訪其舊迹有進士趙師孟告曰其縣尉衙界平縣令主簿兩衙之閒後移於城外地乃分而爲二其舊堂瓦木今縣偏廳是也余感劬勞罔極之恩無以仰報重題其名以榜之承安庚申十二月中旬日記南和縣志

均樂亭記

趙元卿

雄州北抵白溝南臨易水當九河之衝西北負諸山埠閒來集雨

其支流横至滿注益暴漸侵城址連年病之雖木石遮塞弗能給景德初西上閤使李公允則鎮撫是州添置外城預爲禦災之備卽於城西南崇積其土完平隄防以大其形勢雖歲遭水齧衝突斯城之隅其鉅派而散之則東湊河之故道北泝環濠滔溢遂息人不復憂以獲百世之利可謂溥哉皇統二年昭武節度使徒單公一日臨視斯地稱美創始之計慮爲霖雨潰潰仍於其上增構平亭葢以示李守經遠之蹟良可嘉也亭之北面領揖燕山因以望山名之然亭去今四十餘歲歲月滋深基搆淪壞後之宦遊凡登臨於此視之若傳郵過之如逆旅因循相習殊無肯葺者迨我昭勇節度使完顏公爰因休暇縱步是亭覩其疎缺將仆於地慨然一新落成之日四顧於上其烟水之清勝風物之秀麗至使神宇虛明襟懷放曠謂諸官屬曰遊於斯憩於斯解適乎性頓忘其歸凡人之情與我均耳豈可以晏樂自處吾與士民共之宜將望山舊名更爲均樂今公易壞爲成如是之敏非但成初昔之蹟抑

亦告來者嗣續而完之以久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卻顧圖民之利如此其大也歟 雄地乘

祈雨感應記 大定十五年 失名

維大金國大定十五年歲次乙未秋七月天之大旱空雲不雨□□□矣山川祠廟無不祈求未獲感應邑宰秘蘭□□邑簿晉武□□□□□□□□□官耆老等於是月初七日□太微觀焚香祈禱□□潤澤於龍亭恭請聖水方行□天氣□然霈雲四垂時宣威與衆□□□□□道市民諸直社火道水前行其雨大□□官民莫不忻然宣威與□□□□卻馬侍僕冒雨塗行引聖水於縣東岱嶽廟安置其雨聯綿數夕遠近報足四方村民酬謝者何可勝數立蒙感應頓釋□□民無饑饉之申歲有秋成之望獲斯靈驗故記其時大定十五年閏九月初吉日 石刻拓本

虢州盧氏縣成德觀創修三門記 魏知彰

大定癸卯之春予到官三載矣會兵部符下求天下郡國山川古

跡及州縣廢興之所由使儒者參按其實而閱於上予因得以按圖經詢故老復以經史考之凡境內之事遂略得其說而妄以臆斷其非是蓋盧氏爲縣自西漢時隷宏農郡去郡東南百有四十里圖經云盧敖得仙於此後因以名縣至今巖居穴處以修煉爲事者皆是也是豈盧之遺風歟至於縣治予意自漢以來遷徙不常竊有所疑焉書曰熊耳外方桐柏孔穎達謂熊耳在盧氏東顔師古注前漢書謂在陝東導洛自熊耳孔安國謂在宜陽西卽今壽安所改者三家所言其地皆一也按前漢地理後漢郡國志又李賢按衆說謂洛水至熊耳山出以今觀之縣之西南四十里有熊耳山洛水之源猶在其西北經縣南一里許東流至洛口而入於河距宜陽之山幾三百里由是言之則禹貢所謂導洛者似非宜陽也或曰盧氏卽古宜陽是說不見於史傳無所取信縣有古觀一區相傳爲盧敖結茅之地盧乃遯世者也不應居闤闠中故予疑縣治當在西後徙於今治所以今昔不同也觀有石刻云周

顯德四年採造使張虞芝以銀錫泉澚謂得神助即其地爲道院宋太平興國之元改爲觀以成德名之宣和閒籍其土田以資其徒觀有玉皇殿一東西小殿二法堂之左曰齋曰廚者各一獨門觀闕焉豈舊無之耶抑有而隳壞不復完葺耶石刻不載莫得而考知道士孫抱淯以齋醮所獲銖積寸累經營數年臨通衢築土基三尺搆屋其上爲三楹頗爲壯麗又將爲龍虎二神於門之左右是則觀之制度幾於稍完矣落成有日抱淯請予爲文以記之予謂道之在天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自古尊黃老者雖有尙無爲貴清淨之說是皆道之糟粕其元理妙用又烏可得而言況一時土木之功欲以爲道是猶適楚而北轅其不相涉也可知已雖然自李唐以元元爲始祖崇尙道法後世崇之上下成風至宋而極矣居是門者欲誘化世俗俾因跡以悟眞苟不嚴其像設大其館宇曷以使人有敬向之心哉抱淯之意豈在是歟故爲記觀興之始末並論縣治之遷革云大定二十四年歲次甲辰 盧氏縣志

問山堂記

馮翼

唐末五代文章氣格卑弱宋初王元之穆伯長楊大年始新其體景祐慶歷間歐陽永叔尹師魯曾子固石曼卿梅聖俞蘇子瞻前唱後和斟酌古今文風丕變熙甯之際異人輩出東坡山谷王荆公方駕並驅獨老坡雄文大筆學貫九流出入百家波瀾浩浩高出前古挾以英偉忠義之氣雖晚年竄逐海上氣不少衰平日少許可當時縉紳士大夫被吹嘘接引者謂之登龍門於是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以才學文藻雅相器重晁說之以道迺无咎之晁季也亦嘗從東坡游東坡亦嘗有答以道索書詩其生長見聞風流蘊藉從可知矣崇甯元年來涖無極創築此堂名之曰問山堂葢取諸歐陽集古序所載東漢事已見於本集不必具錄堂下有先生手植槐數株陰森蒼古今大數圍世傳無極山有名無形好事者緣飾之言山有三十六峯良由以道先生詩有六六松峯空斷腸之句故也或者謂先生嘗家於嵩少嵩鎮之峯三十有六

下車之日考圖求無極山所在古跡都亡遂感興賦詩因念鄉里故有是語此說似近之矣翼恐邦人訛舛相傳訛謬後進俾無所考故不得不書及仰先生一代佳士人物不減東晉宰治此邑甚有惠政至今父老猶能道其故事翼自大定壬寅到官凡興廢燕息朝夕未嘗不在此堂緬想先生風采時移事改歲月如昨每爲之慨歎噫先生疇昔始立此名豈無意乎古者甘棠勿翦勿伐蓋思其人愛其樹翼傷前政遺跡日就湮沒久欲爲作一記紛奪未遑今偶成之雖文獻不足以發揚始可以見其本末云大定二十六年撰 無極縣志

整暇堂記 李嗣立

中庸有言曰君子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又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聖人論治國齊家修身正心必本於誠意雖事有大小而施於有政未有不先於正己而能正物者也始平馮君爲定之無極令下車數月政務畢舉又以其餘力修舊起廢治公宇而

一新之正寢之西有屋三楹西爲廳事取春秋欒鍼之語榜其額曰整暇堂堂之前後皆植松菊梧竹中置筆硯圖史每自公退食必解帶盤礴思所以爲政之道已而焚香觀書彈琴賦詩倦則曳杖嘯歌徜徉其中遇休沐則速賓僚觴詠以洗詔獄簿書之勞中山乃近輔名郡山水明秀爲西道冠無極又大邑望時作邑皆名士大夫堂亭臺榭一一各有思致如問山堂思民堂四望亭幽深可以澄身觀道高爽可以登臨四顧君獨改治此堂以思爲政治民之術又知夫君子自治事豫則立而有取於整暇之說可謂賢矣僕歸自都城以君故枉道來訪君謂僕曰彼欒鍼使楚對其執政以晉國之勇則曰好以衆整好以暇方首楚爭盟務以兵相勝爾治民何與焉鼛鼓城襲城故多盜吾封壤相近事不可不素慮以爲不虞之戒此吾名堂之意也爲我記之僕謂親民之吏莫急於守令夫三萬戶之邑已過於古子男之國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彼謂州學之職徒勞人耳果無足取且事未有不

生於微而成於著者令君爲政能爲民遠慮以名其所居朝夕見而思焉其志遠矣與夫興土木之役以供游燕之娛者異矣是不可不書乃爲之書大定二十四年撰 無極縣志

汾州重修儒學記

李山

汾於河東號名郡文風不替蓋有卜段之遺焉州學宏麗年遠寖成荒圮殿宇傾漏齋廡疎剝殆不蔽風雨西廊四楹舊缺未備樓觀欹斜危不可登生徒講誦未見安所學之前後雖有輸租隙地而歲入無幾莫償補治之資以故居者相仍坐視彫敝同知節度權州事康侯玉潤甫下車顧瞻恐懼思爲作新之而費用缺如會州有捕盜徵賞錢五十餘萬寄貯公庫侯曰用是以新吾學可乎同職者從而勸之議遂決卽委學正王大純率禮案主吏郭瑀併取地租現在傭工市材以甲申六月乙丑始事至七月癸丑畢工欹者正破者完無者增敝者飭殿堂廡宇煥然一新自文宣版位至於鄒兖神座各施羅幌黃紅有差壁繪七十二賢就加彩色僞

帨之前闢爲六齋分序兩廡卽至牆垣甃堤之飾版閣明窗之具無不整嚴不費於官不勞於民汾之庶士未見斤斧之施畚鍤之運而功已成嘗謂材之難於天下久矣君子施政固自不同才小而蹙雖不出位猶患未周才大而斂至於餘事無所不辦僕自觀勝事賞侯之才有餘且知風俗之原也喜而爲之書 汾州府志

重建超山應潤廟記

郭明濟

圖經云超山在縣東南四十里高三百三十六丈峻越餘山城塚記云平陶東南有過山是也唐天寶六年改名超山山之谷超谷也谷行十餘里中有佛舍百福寺也寺東有古人祠應潤廟也廟有井池乃禱雨取水之泉也宋宣和元年縣宰余彥和狀聞甘雨應祈之事因賜額曰應潤廟敕牒碑刻斯具存焉到今七十年矣大定十二年縣令蘭嗣吉亦祈雨卽應創搆書雨亭於縣署以明應潤之徵也邇來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知丞權縣寇公大夫步至超山應潤廟取水祈雨因瞻廟貌毀舊殿廡摧圮祝曰如獲甘雨

願輸俸錢修完祠宇感而遂通雨隨水行信宿至縣三日而得滂沱矣水還廟而復雨世謂廻馬雨也由是觀之廟曰應潤豈虛言哉即以淸俸充修廟之費且闔縣鄉里願施瓦木人工者源源而來皆德政感神降雨所致如此寇公大夫字伯祥代郡崞縣人也自大定乙巳仲春來丞吾邑特權縣事庭無留訟獄無滯四鄉無追胥境無盜賊優優然了無事矣乃廣廨署修學舍葺絃歌之南樓引渠水於東郭百廢皆起庶民咸和茲之營建制度爛然可觀前後正殿東西兩廡龜亭拜廳挾堂樓門繪塑一新皆寇公之所規畫也於是神有所來饗峯巒栝柏掩映左右為一方之壯觀不其偉歟為之記歲月以徵其實 汾州府志

興儒里記 明昌三年 宋元吉

僕自去歲秋八月來主是邑簿因撿視田災遍歷縣境觀其民風儉而不陋朴而不野大率與吾鄉肖其閒人物舉止有體出言有章鬱然有吾儒之氣象者是村也又嘗佐座公堂或有來訴事者

觀其咨止頗異詢之則曰興儒里人也余是以嘉之是必於曩昔繼有吾道居此染習使然也興儒之名信不誣矣然而未嘗有儒者出是有其名而儒實未興矣適者或有徒潔其衣服巧其言語好訟屢干於有司是敗興儒之風者衆人鳴鼓而攻之可也夫人之難遇者太平之時幸方今承平日久崇周孔之教開設庠序長育人材不於此時力學取進行致君澤民之道而甘混迹於編伍至沒世而無聞亦足恥焉自今好事君子可令賢子孫就師肄業誦儒之書力儒之行使濟濟焉相繼而出高步蟾宮取青紫使人知為儒之貴以副其興儒之名不其韙與余所以書此者非特為是一村而言也亦將以示化於邑人其來觀者幸無忽焉明昌壬子歲季秋中澣日宋元吉識　隰州志

孔公渠水利記　强造

事附嫗以為恩務姑息而為惠區區然將欲仁民者可以為德乎曰是德而已非實德也求耳目之近功取膚寸之薄效孑孑然將

一利民者可以爲政乎曰是政而已非恆政也蓋區區之仁可以周于寡而不可被於衆子子之利可以行於近而不可及於遠豈若人閎有大丈夫天下有奇男子規模宏遠氣岸超騰立一事則傳於無窮建一功則垂於不朽大而於郡小而於邑衆耳驚聽羣目駭矚交口稱歎而復商較曰自非負不世之才抱非常之器能如是乎乃如是人吾於孔公見之矣鄜塢舊引斜谷水通流縣城歷皇統饑饉人烟凋敝村落邱墟縣隔六十餘載宰是邑者不爲不多例於爲政貴於因循故此水之利不惟不知雖知之亦不爲慮明昌七年邑宰孔公涖事之暇以鄜城古之名邑至於山川勝概古蹟人物土貢風俗無不畢覽採其宜於時政者首議行之於是詢之鄉老曰以是邑山水明秀土地肥腴一非窮髮不毛之比而何至枯槁雖闔中溪毛皆仰足於旁境乎鄉老咸曰明公之鑒何神耶縣衙舊實有水通流自皇統癸亥於今六十餘年源流堙塞鄜人有幸實賴明公規畫萬一復古豈特吾生受賜雖百世之

下子孫亦若是矣公乃詢諸耆老無可與議者越翼日謁道士楊洞清從容論及水利楊揣知公意忻然敬諾曰不勞明公餘力借明公之德誠指日可畢其事於是公暨楊偕至谷口剜苔剔蘚披尋故道計度貲力大具工役名實楊也其經營之力皆出於公將垂成俄以公被命赴省爲奸人所阻幾敗乃事憲司張公子明巡行過鳳翔潛知其由張公覬有攸濟於是按攝奸黨仍召楊與之爲約楊曰三日可濟矣遂呼縣胥責如楊約楊到縣三日功已告成俄而元雲四作雨若瓢注水亦通流似有靈物護持者矣順流而下通衢廣陌黃童欣躍白叟歡呼公堂賴之芻粟無憂私門仰之游覽有勝至於汲引灌溉塗墍洗濯無復曩時之艱虞未期綠槐夾路細柳交岸龍鬚蘸碧給萬宇之茭膏鶻粒翻紅被千門之饒籃轡奠益渭南之珍味黍麻增陝右之上腴破磑區計僅有數千園田畦計不啻幾萬有粟者易爲之粒有麥者易爲之屑有倉者易爲之蔬其利益不足縷白此特舉其岸略憲司錄其事白臺

臺具奏尋騰美除與夫魏之西門豹知漳水之利而不爲之興漢之許商梗屯民之塞而不爲之浚才識過於十倍遠矣昔史起引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鄭國白公俱能鑿涇爲渠注塡閼之水溉舄鹵之地而民並歌之迨夫孔公鑿南山之水延袤五十餘里通於邑衢以富郿民郿民六十載之閒猶處陸之魚方且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賴一水之利遂若相忘於江湖之中復若車轍之鮒丐升斗之水活絲毫之命一旦遠於枯魚之肆而不待徼西江之水顧惟若此迴視三子之事業夫何歉焉竊嘗論之君子不得志則己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居位則已居位則思利於人彼黃文疆守田令而不分郿人之穀公儀休拔園葵而不奪農夫之利郎諸用意良亦嘉矣方我孔公德之有實政之有恆水利一興官民兩利無乃勿乎如孔公之功利無不被福無不飲豈特躬享其榮其餘膏剩馥沾丐子孫者亦多矣余在二曲孰知其事欲爲之記而未暇也泰和戊辰夏甃竇後句邑人趙璧君瑞惠然見訪具道始末

求余作記余喜而爲之書泰和八年進士鳳泉强造記鄜州志以上原列
卷二十五

虚舟記

趙思文

汝之州廨後圃林木茂密泉石清澈爲河南之勝槩風亭月榭柳谿花塢四時之景皆備爲郡者政事之暇游息徜徉乎其中亦足以適性情矣然觀其規模制作之始非一日矣讀禹錫之詩則知望嵩之所由基誦李鷹之文則知湖水之所從出致雨之禱見蘇黄門之至誠射堂之廢思富鄭公之遺愛至於其他可以登眺而游覽者雖廢興不一亦各有詩存焉比歲用兵以來爲其守者以遷代不久類皆苟簡以保目前一磚一瓦隨敗隨補而未見其致力於斯者興定初防禦使完顏公下車之後政務成矣相地方池之北搆一亭首尾若船狀池栽白蓮三面皆植修竹榜其舟曰虚舟是舟也不繫而安不動而靜無風波之險無維楫之虞使登而上者浩然有江湖之興此亦游觀之一快也竊以公以貴公子出

仕無攜汰之氣有塵外之想以舟爲其亭以虛名其舟是天地之閒無所礙與造物爲友者也而其胸中詎可量哉公非特智者眞達者也士人吕鵬飛作記題之曰傅舟取其傅說濟川之義豈公之初心哉大抵皆訛詞也予覩之始閱其文而鄙之每欲革其非而未暇也一日規運使口口公順之來相過小酌虛舟之上酒半舍舟而讀其碑笑謂予曰何不別勒口口而反之以正云予因是記之 河南總志

擬江樓記 完顏缺名

樓之名有謂之齊雲者蓋取其雲之高而欲齊之於其上也謂之疊嶂者蓋取其山之遠而欲疊之於其前也皆取其彼之所有而此能有之以名爾保德軍署之北依城爲樓下瞰黃河前人以擬江牓之肅非取其江之所有而此能有之耶余謂官來此太守適皇族性天昭徹心地平坦過人遠甚嘗於休務之日率僚屬來飲於其上周覽山河之形勝一日囑余爲記欲廣擬江之制余因書

躍而應之曰夫天下之物有勢可同而未必能同者有勢不可同而強使之同者有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者樓之與雲其勢可同者也登焉而雲猶在其上豈非未必能同者歟樓之與山其勢不可同者也登焉而山果列於其前豈非強使之同者歟曰江曰河論其形勢則異矣較其地里則遠矣而登是樓也觀其兩山傍峙一河中流浪平風穩而綽有江之景者亙古如是豈非不約而自同者歟謂之擬江端不吾欺而其在人也亦有然者苟得其形勢異地里遠不約而自同之義相與論江河比擬之趣則可以神受意解而不負樓之名矣若夫鶯花過而春遶危欄岸柳搖風而涼生畫棟雲淡天高而秋蟾落影於其中樵散漁歸而暮雲飛霙於其下以至山色不離窗而水聲常在耳則天下之樓閣臺榭雖不可勝紀想未易有此景也語至此使妙筆模寫生綃三百尺亦不減錢塘之風色矣彼有區區以青紅相勝詩酒相誇欲復擬此而求記於余余非特不暇亦不敢

磁州石橋記

趙秉文

北趨大都南走梁宋西迴秦晉之交東馳海岱之會磁為一要衝滏水西來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東合於漳方春秋霖潦砅崖而下漳水洶怒則激流而上匯於觀魚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長堤滅兩涘平時有梁而輿有舟而方歲刓時復波蕩水濟居者病縛騷行者歎滯留我惟識覺公和尚戚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堅匯涘水之制而梁之臨終以命其徒善仙俾鳩厥功仙日而不笠[illegible]而不褐風經雨營垂四十年僅克有成凡用石若工以億計觀其締搆隆崇巋嵌緻密如山斯屹如月斯彀力拔地勍勢與空鬬忽兮無楹何其壯也廣容兩軌高以十丈旁鑿二室以泄水怒下洞九泉以鎮地脈亞以白灰制以鐵鍵標以華柱護以崇欄鬼物獸怪蹲伏騰擲變態百出屹若飛動噓可駭也每夕陽西下大行千里明月東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則銅雀之臺西陵之樹高齊石趙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馳逐山川興廢森乎目中信天下之

雄勝而燕南之偉觀也噫自有天地便有此川黃軒以來載祀億千天秘神造弗度弗涓而是橋也葢經始於世宗龍飛遼東之初而斷手於聖上鳳集鼓山之年豈前修弗迨將俟昭代而啟人謀哉非聖人先天格靈昭太平之應大雄遺身及物宏利涉之緣其何以臻茲僕忝鄉梓遜聆頌聲敢銘金石用昭厥成銘之曰

於繹工妙天造地設肖神功兮權插駢比楞平嵌闞俄穹崇兮超崖截鑿躡趙跨衛亙長虹兮憧憧往來天下有道津梁通兮持斧衣繡襲幃憑軾觀民風兮興琛贄幣烏宿衡山入會同兮耽耽鰲負水涸石泐茲無窮兮 滏水集

學道齋記

趙秉文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我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厥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擴名以自尊葢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而吾伯正父心

平氣和以拊循其下養孤兄弟之子如其所生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若將終身焉及任監察御史危言讜議濱死而不顧是其果有大過人者泰和二年春相會於京師親其狀義而不朋窮其心淡然而無所求察其私蓋恥一物之不得其職是豈眞有道者耶他日余問道於伯正父伯正父曰余何知道余但日食二升米終歲製一緼袍日旦入局了吾職不敢欺賓客慶弔之外課子孫讀書而已余何知道在他人乃尋常日用事而伯正父行之乃有超然不可及者何哉吾儕小人於日用事外所爲營營矻矻計較於得失毀譽之閒不過爲身及妻子計而已而人情之所甚好者伯正父無之酒色人所甚好也伯正父無之綺繡珠玉玩好之物伯正父無之怒氣以待人恃才以陵物伯正父無之非有道者能之乎或者不之信曰今之學者不如是且伯正父所學者何道也余笑謝曰子去矣有道人梵志者翻著襪嘗曰乍可刺你眼不可隱吾腳君當詣彼問之 滏水集

遂初園記　　趙秉文

溢水西來枝分屬龍門堰入城漑園田十餘里城之西北隅有園臨先塋往來道與故翰林學士王公子立成趣園相鄰園之地廣修三十畝有奇竹數千竿花木稱是其地循牆由菜園而入老屋數楹名其莊曰歸愚闢戶而入名其堂曰閑閑堂之兩翼爲讀易思元之所少南竹柏森豁有亭曰翠眞又南花木叢茂有亭曰佇香由竹徑行數十步牆外水聲濺濺然流入池中軒之名曰琴筑稍西臨眺西山臺之名曰悠然其東叢書數千卷蓄琴一張菴曰味眞閑閑老人得而樂之老人仰看山俯聽泉坐臥對松竹此眞所以樂也老人非隱者也自量於世終無補但當謀爲早退閑居之樂耳加我數年年登六秩一男三女婚娶都畢乞身南歸爲園亭主人斷置家事勿相關白當如我死也飲酒不至醉不茹葷血衣布一襲糲飯一盂元易書數冊吟諷終日有客來則接之焚香宴坐與之眇天地之終始笑夢幻之去來浮雲世事瞪目不顧每

春和體輕偶柴車往來隆慮山中至秋盡乃歸未知前路能得幾寒暑山中幾往來復消幾量屐耳況朝廷以半俸優我鄉里以親舊待我予何憂哉因是以名吾之園曰遂初云　滏水集

雙溪記　趙秉文

尚書右丞侯領東平之明年買田於黃山之下曰浪溪酈道元注水經所謂狼溪者是也狼與浪同聲因以名之浪溪東二十里而近有佛屋郎公之舊隱讀書處也溪源出於此築堰匯水爲溪溪廣百畝上納天光下浸山根中植亭館蒔以花竹命之曰雲溪溪東西往來有墅公致政他年營菟裘之地也客過而問焉曰所貴乎士大夫者謂其得時行道立功名於天下也其在朝廷則建大政立大議致明主於唐虞之上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在外則旗旄導前弓矢擁後籌略動鬼神威聲振山岳親族賴其庇廕縉紳仰其風采天下賴之爲安危朝廷繫之爲輕重此誠士大夫得志之秋也今明公雄才偉望天埒聖世向者中土雲擾天關南飲提

孤軍邀歸騎山東之民釋俘而歸者數十萬衆河朔之民恨不項而戴之而明公不以為德蒙聖天子非常之知引置左右力求補外誓清中原而明公不以為勞擢兼將相而士論不以為過衣繡還鄉而士論不以為嫌方將埽大憝佐中興還大駕於舊都挈生靈於舊域雖安石有東山之志晉公懷綠野之遊未可以遂其請也毋乃太早計乎公曰不然功濟生人者雖萬鍾不為泰食浮於人者雖儋石為有餘今吾曾國一男子耳明天子不以其不肖擢貳政機大懼無以塞責以速官謗今天子建中興之功有司各效智力譬猶龍興則雲從而不肖者自守一溪宜矣皇上一旦哀其不肖賜歸田里太夫人在堂方當嚴膝下之養歲時伏臘撫桑梓奉甘旨施於有政是亦不肖者之為政也且君不見此泉乎導之斯為川豬之斯為淵升之斯為雲泄之斯為雨及其滭泬雲歸功成如遺是以漠然無累而為往來之氣而此溪之功不與焉昔柳子厚悔其妄進以愚名溪今予自託於雲而以名其溪不亦可乎

答退而歌之曰

有浪者溪其水舒舒君子樂只黃石授書有雲者溪其水淵淵君子息焉泉出於山雲上於天我公出矣功滿人閒雲出於溪返其舊山我公歸矣復還自然是以有繡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福祿其永綏兮 滏水集

希夷先生祠堂記 趙秉文

貞祐四年冬北兵至潼關華陰當其衝雲臺觀鞠爲灰燼希夷先生遺像不存正大三年道士某始克棟而宇之會余以使事過華且謂先生之道之行載於史雜見於傳記道家之說昭昭也獨易道出於天至周河圖洛書藏在王府秦漢而下失其傳者千有餘年而先生得先天之學以象授种徵君以數授李挺之挺之傳邵康節康節著以爲皇極書周濂溪又以爲太極圖而易道復興顧嘗以爲書可亡也道不可亡也然道待書傳書待人傳微先生吾誰與歸銘曰

天地有終易道無窮後千百世書可亡耶仰先生風後千百世書未亡耶惟先生之功猗

商水縣學記

趙秉文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舜孫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楊子曰希顏者亦顏之徒舜禹聖人也顏子大賢也而三子者以爲衆人可企不亦夸乎夫責馬者必曰一日千里則不可苟十駕不輟斯亦千里而已矣責人者必曰聞一知十則不可苟服膺不輟斯亦爲顏子而已矣雖然顏子何寡也譬之水之性本清泥汨之則渾少焉澄之其清自若也火之性本明煙鬱之則昏迨其煙熄則其明自若也人之性無不善其所以陷溺其心者則欲蔽之耳使吾一旦加澄治之功如水斯清如火斯明不爲難矣然則如之何學以精之使自明之力以行之使自誠之其去古人也不遠矣今之學者則亦異於古之所謂學者矣爲士者鉤章棘句駢四儷六以聖道爲甚高而不可學蔽精神於謇淺之習其功反有倍於道學而無

用入官者急功利趨期會以聖道爲背時而不足學其勞反有病於夏畦而未免爲俗時盡棄其平日之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至於甚者苟勢利於奔競之塗馳嗜欲於紛華之境閒有恃才傲物以招譏評刺口論事以取中傷高談雄辯率嘗屈其座人以侫爲才而致憎浮薄嘲詆反希口口市人以狂爲達而賈怨豈先聖所以教人老師宿儒所以望於後生也哉非特學者之罪上之人未有以道之也國家承平百年文物日富大駕南巡命內外官舉可任縣令者又以六條定其殿最於是出宰是邑乃廣先聖之廟而新之殿其中央以安聖容旁列兩廡以安賢像堂其後俾師講而生習之齋其左右俾時習而日省之令魏侯邦彥以事過其邑請余爲記竊以商水故激水在漢爲淮陽郡名士出焉地靈物秀何患無人昔文翁化蜀而蜀郡多文士常袞南遷而福建多諸生況中州禮義之鄉輔以賢令明教之力將見人才輩出曾行閔趨豈獨漢唐之舊哉 溵水集

裕州學記

趙秉文

裕州故方城在漢隷淮陽或隷昌穎汝陰齊桓公楚屈完遇軾之地裴晉公李愬經略之郊也俗剽悍而武輕徙不地著其土風之然乎大駕南巡以其鄰於唐鄧也視其重地爲邑爲郡置刺史正大二年以內族公某爲之公明濟開豁仁而勇義一之曰庶而安之二之曰富而教之政行思有以大慰服其心惕然深惟曰孔子聖人之大也自黃帝堯舜三代聖王皆不得常祀獨孔子以德自京師達於荒郡僻邑皆得以春秋奉祀事固自有次第哉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禮天子祭天地百神諸侯祀其境內山川否則有禁世遠道喪淫妖之祀徧天下而孔子之祀雖以時舉吏墮不虔備故事而已非所以安聖靈致崇極之意也自唐以來以十哲配列七十二賢於兩廡又圖二十四大儒於壁其後以孟子孫卿子楊子文中子韓子五賢配於別室旣升孟子曾子於堂而子思子傳中庸大學之道獨不得以配四賢乎若張平子之博識諸侯孔

明之忠烈陳仲弓之德化皆吾近郡先賢之章著者也其可忽諸於是大敞先聖廟而重新之殿講堂碩大且崇前三其門旁二其廡爲夾室者二繪五賢於左繪先賢於右列齋者四以爲士子絃誦之室繪元帥完顏公以詩書之師當熊虎之任折衝樽俎諏經講道學之成也與有力焉廟成其從事太原王渥爲衆而言曰侯之牧是邦也不旣休乎侯之祀是廟也不旣備乎噫無詩歌以嘿侯之德是不接邦人於道也使來請辭於余余爲之詞曰

有方者城宛葉之閒蠢彼蠻荆嗾凶嘯頑帝命選侯易邑而州其撫爾民往分余憂膴膴原隰屹屹方城我侯戾止有年無兵方城言言原隰昫昫我侯戾止作新斯民乃作新廟新廟奕奕載色載笑匪督伊力有歸其宫楹且桷兮有煥其咨丹且雘兮望之巍如入之肅如有來士子深衣襘如湯湯汶水乃洙乃泗曾是一方化爲闕里汶水湯湯洙泗之鄉曾是蟊賊化爲柔良侯在在堂左書右詩化洽於體仁漸於肌此邦之休惟公起之毋俾斁遺尙或似

之滏水集

以上原列卷二十六

金文最卷十三

金文最卷十四目錄

記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記

郟縣文廟創建講堂記 泰和八年 趙秉文

古之興學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王者君國子民必以敎學爲先三王四代所以循繼而不易焉降及秦漢郡縣天下雖政異制而學則代代開設之迨隋唐以來設科取士公卿將相多繇此塗而出則學校之興所以熾焉皇朝自大定累洽重熙之後政敎修明風俗臻美及明昌改元嘗詔天下興學刺郡之上官爲修建諸縣聽從士庶自願建立著爲定令由是廟學在處興起汝州郟縣屢爲兵火廢毀蕩然宣聖廟僅存而文武舊風特埽地矣泰和乙丑歲余官汝州幕秩滿告老歸因過郟城嘉其形勢據嵩之陽汝之陰薪炭魚米之易致故樂居焉偶得廬舍鄰宣聖廟之西南隅愛其廟中檜柏森鬱相其林計閱世已百年矣其廟之

前中門兩廡乃明昌閒邑士賈麟之率眾而興建殿後隙地但楮穀成叢爾余因寓書槖於東廡傷其殿階之前爲荼蕭之地而通人來往多有褻瀆乃分兩廡向殿之兩架南北起巨墉飾以粉堊繪七十子之像四隅起垣以斷行跡東西峙二小戶以時而啟閉釋奠始得嚴靜焉主簿李君元英自下車謁廟頓有修舉意先以祭器缺壞不堪羞薦取汴庠規制而更造作籩豆簠簋得一新之簾障香案皆增置之會余兩廡功畢嘗曰廟已嚴潔而學舍猶闕指後之荒坵曰可以建講堂齋舍但助緣立功未得其人耳有里人之豪於財者王鐸聞其義而赴焉先售大廈三楹移爲講堂繼有同里張轂董璋翟有子皆業儒亦願來助相與勸化具疏以聚其貲得錢十萬大材二百餘根小椽木三百餘條材既斯備功可斯興適有寓居劉濟昔夷門之良賈也於營造事多見而能故舉以督工焉大概則稟李君之成規於堂之左右各起兩楹爲齋舍列牖于南北啟門於堂中以限學徒之出入也堂後貯廊與嵌面

相對如連塌其欄楯軒窗以便賓客之款密廊後橫舍上平其頂中鑿戶牖而風月四達如虛舟焉以容講經者之憩息也通接武之地畫堤以甃堂前石欄作階數級以分賓主之登降也環垣十堵周帀爲圃以圍藝圃於其中垣之外東構庖廚西置廩庾則會文之所需斯無闕矣足以待里中好學之俊秀作成文行而出其材焉由是廟學始分亦皆嚴潔而完具矣前三門之外西五十步即市南之通衢起土三尺上構過門榱題栱桷獸吻鴛甃檐楹壯麗丹碧煥耀爲一邑雄觀所以警化邑人而起嚮善欽敬之心也豈徒爲哉李君字材興泰和癸亥歲登進士第許州臨潁縣人縣有廟學毀圮已久更數政視之蔑如也君之迺父迺兄慨然出己貲而獨辦修完數年閒廟貌學舍畢備士類庇賴而得進學於中李君榮登科甲出仕宦途今則能舉斯事蓋積善之家其義風之傳亦有素矣是役之興也起於今歲之三月迄於十月而落成既畢督工者請記輒摭其實而直書焉泰和八年冬至日記 南陽府

丹陽眞人馬公登眞記　　張子翼

眞人開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沖遂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宏深襟宇闊達邈乎人不可及矣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眞人西來授以秘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屋借爲雲水之遊遡洛入關結廬於太乙之下修眞功積眞行服紙麻之服含口糧之食隆冬祈寒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於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元奧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頌其安心定性則淸虛淡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於斯時也踴金臺劉公顯武榮任京兆之運幕一見眞人傾蓋如故自公退食揮麈淸譚譊然相得每期異日同爲蓬閬之客居無幾何眞人會有鄉關之行乃

匆匆執別及抵山東凡在三州五會之衆傾赴雲集歡喜踴躍不啻如見慈父乃起黃籙爭虔懇延致以爲濟度師焉癸卯冬閏赴萊陽之請乃館於遊山觀之環堵席不及暖遽然即真越明年夏六月顯武公來宰斯邑下車之始獲聞真人於此登真也即躬詣靈殯流淚拜伏不勝哀悼徐謂道衆曰真人上昇之際得無遺教乎當具告我翼日曹琪劉真一乃具上真人遺跡仍略之曰先師前冬臘月既望遠示歸真之意越七日癸未適遇重陽真人生朝方陳設供養才初鼓震雷忽奮聞重陽真人言曰予仙期已及不當淹久及中夜即枕左肱而化矣既而復神遊於酒盟郭復中家留頌二十字且言在世無人識之意墨跡在焉又往劉錫之居復書一絕有風馬升仙之言洎吾邑黃籙感應之祥蓬萊真容出現之異其靈顯之事孔多蓋不可以縷指數公嗟歎良久曰異哉真人行跡神妙如此近古希有苟不刻於翠珉傳之來世良爲可惜汝等其柰之何答曰弟子不肖安能傳播師父功行之萬一大可

罪也子雖然竊聞古人有云布衣之士不附青雲烏能施名於後世哉今日幸遇我公豈非自有宿緣乎公曰我聞命乃召邑子張子翼謂曰丹陽師父仙去之跡吾將勒石以傳不朽聞子遊全眞之門久矣子其爲我記之子翼承命驚悸伏謝譾材不足以仰承重委願選諸能者公曰子無牢讓子翼因不敢復辭乃伏思而言曰在昔西京曹參之來相齊也盡召諸耆老問其所以安集百姓者然言人人異殊未知所定聞江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乃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爲言治道貴清淨而名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今我顯武公來令是邑也暫淹驥足聊用牛刀視事月餘闔境稱治向之冤抑無訴者得以伸其屈奸猾抵獻者無所肆其惡百姓歡然均賴其福加之清廉公正無一毫之私雖魯仲恭之令中牟西門豹之治鄴縣不能過也且萊陽素爲劇縣號稱難治今庭無留事居多暇日乃延請道衆若鐵查山玉陽子輩引居便坐講

道論德探清淨無爲之本窮修眞養性之術庭館蕭然殊不覺有官況旣散則復治事從旦達暝略不知倦然夫公之高才絕能剸裁如流而清淨之道抑不爲無助也由是觀之與夫曹參之禮蓋公何所異哉矧乎同僚皆一時之賢協心戮力贊成美政主簿夾谷昭信朱句課最戶無逋租仙尉蕭蔡武功綵棒威行盜奔他境遂使一邑之內皆攝然安生曾無所擾其道洽化宣聲遠近靡不景仰其德政矣且夫公之爲京兆運幕也與眞人道契彌篤已見之於初及眞人登眞於咸陽也値公復宰斯邑與諸僚佐特命樹碑勒文垂示無窮以張大全眞之教以成之於末竊觀初末遇合之因緣殆爲大幸實非人力所能及也賤子不敏因摭其相遇之實得以并記云大定二十五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五日己亥謹記

曲周縣重修學記

靳子昭

皇朝尊尚儒術詔自防禦州而上設學養士如太學置教授弟子

員且以文儒之臣領提舉之官曲周既下邑不得與先是范陽顧侯定遠作尉於邑有遺愛於斯民既去而人益不忘侯亦樂其土俗及其亡也其子曰瑭曰璧乃寓葬于邑之東因家焉邑有舊學廢已久矣歲時釋奠無所欲謀復之適高平張公來宰斯邑相與度地經始而張公去葢又歷年乃能爲殿三間嚴孔子及顏子而下十哲洎孟子像復圖七十二子古大儒三十二子於廡齋堂廚庫靡不畢具雖邑之人有以財力左右之者大率皆顧氏兄弟之作也方且招徠四方之士與其鄉之賢士大夫日游處其中以講論經義可不謂之賢乎學始作於大定乙巳成於丙午明昌七年秋八月望日記 廣平府志

重修惠民泉記

郭邦基

永壽縣古麻亭驛也城在嶺之巔三面阻險故居之人弗能鑿井宋嘉祐中呂汲公大防爲令時於城東甘水源相其地形鑿山爲渠引而入城百姓利之嘗歌曰泉之來兮東澗邊昔我勞苦今安

然願公早入佐天子化爲膏澤及民徧困目之爲呂公惠民泉歲月寖久兵革之餘泉渠圮壞無復存者泰和元年邢公珣由進士第主邑簿下車後歷詢耆耋苟有利害爲之興除眾以泉聞遂訪其源得故道有瓦甓之迹在焉不旬日閒厥工告成其泉之通也歘焉老幼忻忻賡爲之歌曰

我公來兮揚仁風當時涸水能復通濟人利物誰與同昔有呂公今邢公泰和四年鄉貢進士郭邦基撰 關中勝蹟圖志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有殺身以成仁使稱名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者也今之九原卽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下舊有宋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卽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言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文子者武也承張老頌而歎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疏曰九京卽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故以京而爲原今定襄東襄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葬在於襄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原盧君稱號之邦趙氏言歸之地遷史以爲南并北伐非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爲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古冢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絳陽之舊墓不知撫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政於靈公之時以公益驕盾驟諫而弗聽生熊蹯而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弒其君至景公時盾卒諡爲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爲夫人屠岸賈始有

寵於靈公嘗欲誅趙氏至景公而爲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厥許以疾不出賈擅命與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當立之卽女也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娩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於北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

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既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末世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召兒匿於後宮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滅其族復

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既復子爲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子既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我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安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杵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史援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絕而後好誠不妄焉 山西通志

延安路趙先生本行記

張子獻

夫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昔禦寇乘風而行泠然善也南華以爲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天地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烏乎待哉今延安趙先生所謂無待之人也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雞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奇緣我今傳汝秘訣勉自修習終當有成遂結菴

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柏高師父引詣劉真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真君召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卽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湧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菴前遇莊列二人歎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參重陽祖師元機密旨大蒙啟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閒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院道友敦請先生住菴乃作無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莫曉其意俄而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爲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覩電光滿屋聲震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

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爲混成篇傳於世噫昔先生陽山養活一紀不出豈非御六氣之辨者哉捨綸口之榮而脫殼飛昇又豈非乘天地之正哉斯不亦無待之人獨往獨來而得自在者乎故曰人之所以得大自在者以其了達生死去來不有凝滯而然也庸不信夫先生示滅之後來使繪其容以復上命時先生已預赴闕矣使者具告其事朝廷莫不驚歎復遣使馬進章齋持賻物與合郡官寮下於迎祥觀西鑿石爲洞高棺厚葬建祠樹碑用彰仙跡使有四時香火之奉來使索予作記以傳不朽僕自顧不才安敢當此然忝竊朝廷之祿敢違來使之命且景仰先生之高風恨不得再見於是乎奮筆以書其實事云 甘水仙源錄 以上原列卷二十七

東鎭神應記

胥從簡

夫陽爲而陰報顯動而幽應此必然之理而世有所不知世人指神爲有無而不知神依人而行也誠能莊敬精潔有禱於彼彼雖

處冥冥之間豈無心應於人也哉承安庚申青陽屆候天子詔有司按祀典以祝冊付益都統軍使僕散昭武使行禮於東鎮東安王之祠公命臨朐令蕭察昭武前夕省牲公乃齋沐虔誠質明卽事文武僚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罔敢少懈酒殽清美籩豆靜嘉三獻禮畢東方未明公少憩於客館從者報有大小二鹿自東踰垣入館公命左右勿殺令揮去其鹿南趨屏山須臾大者復迴如是者三再至館門爲御者得以獻於公僚屬驚視莫不嗟駭山中耆老相與稱道自國朝致祭以來未嘗見此異事意者神其復禮於公不然彼何舍其身自棄於人哉蓋獸爲神使不知其來也夫神之所爲非正直不能動非至誠不能通以東方之帥致祀於東鎮之神位實相亞況乎敬肅行事倍於前日是公之用事先以誠而感於神神之報公假以物而視其應縣令昭武覩此嘉應召邑士胥從簡記之從簡再拜言曰

始來而不殺乃公之好生旣去而復迴乃神之效靈噫鹿斯之奔

胡為乎詣公之庭神之聽之福祿來成鹿斯之奔胡為乎至公之館神之聽之福祿來反山東通志

重修曲沃縣學宮記 泰和二年　楊　晉

學校之地教化之原非良吏莫與興也今雖太宗南渡衍聖重封正吾道昌明時也而黌宮狹小旋修旋圮甯可觀耶吾鄉之學皇統開創於宋公歷今纔五十六年耳而正殿講堂鞠在埸圃矣誰實使之也泰和改元邑宰濩澤張公主簿平城翟公皆有儒者氣象銳意興修各捐俸以倡邑人從之工起仲春告成季秋制度規模無不足垂遠久夫自皇統丙寅迄今始克大啟爾宇以昌明正學則張翟二公厥功懋矣余師承卑鄙學殖荒落謬叨仙籍忝附禮闈顧此泮宮實為增愧然喜文學之將興竊深為鄉人士慶幸也乎續修曲沃縣志

襄陵縣創修廟學記 泰和九年　孔天監

泰和改元之夏襄陵尉吾道踵門而來告曰敝邑為平陽之劇邑

踰二萬舊有廟學在縣西北隅不啻三數里非春秋二丁士子未嘗一往也既僻且遠孑然僅存者一殿而已當其釋奠先聖少有風雨則無所庇蔭殆將廢禮且地近臨汾故前後縣官有心於作新者以其功大役衆往往中道而晝或復視爲餘事若行路之人無分毫顧藉意如是則雖名有廟學與無無異何怪乎俗流失民鄙陋競貨利而尙爭訟蔑禮義而捐廉耻閒有讀書務學者咸指以爲好嗜不急爭相嗤點也學校之不崇其弊乃至於此大定初湯公儒林來丞是邑奮然思矯其失於是易遠以近改卜樹表隅城之東南爰得美地甫遷門堂尋復移令他去寥寥四十餘年莫終其事繼之堂且焚燬廟亦滋敝其爲病可勝言哉天幸承安三年丹陽趙公以廉陞此縣宰視事之三日禮謁舊廟既拜而出蹙然不甯若罔承獲顧視諸生歎曰子衿佻達詩人刺之學舍芻牧史氏貶之學校者教化之原以是廟觀是邑其風化槪可知已吾徒讀聖人之書行聖人之道豈忍坐視其敝而不爲興起之慨然

獨斷以新廟爲己任適會兩督役事不遑甯處往復者二期今年正月始還職任嗚呼善事之成葢亦有數詎不信然公首出俸錢三萬米十斛倡之於前諸生各輸所有和之於後暨邑商酒者不待勸督亦自願助所費建始落成不踰閱月輪焉奐焉殿廡爲之一新邑人始知教化之有本學宮之不可緩也屬境豪戸秀民感道懷和皆歡喜捨施惟恐其後兩廡屹然不日而起然後祀有廟士有歸其餘莫不稱是回思向之舊所十百不相侔也故邑里之士民以逮胥吏不謀而同僉曰今廟學成於難能無望之中而斯民化於覿德易誘之後豈可使趙公之勤無所紀述以傳信後人且謂僕鄉人業儒之先在仕者請紀其事僕以爲古者鄉遂有庠序之教國家有塾學之制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淫言詖行詭怪之術曾不得少容於其閒其瓌才懿德皆若素定性成不假驅率閱習而後能此所以不嚴而治也至其陵替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而爲廟祇爲奠祀孔子之所耳不聞絃誦之聲目

不覩飲射之儀則風化何由而興哉今公爲政知所先後寬於御衆勇於立義百許歲之舊弊不勞而舉忭然更新視聽不但以充祭獻俾方領矩步者委蛇乎其中騰文價而取膴仕源源而不絕向之薄俗一變而純粹皆有士君子之行實由此其始也顧不偉哉在周則魯侯申甫能修泮宮詩有其歌在漢則蜀守文翁特興儒學史有其傳趙公之治葢取諸此歟僕雖不敏親覩善事其於是記也烏得以固陋辭泰和九年重午日 襄陵縣志

藏書記 孔天監

河東之列郡十二而平陽爲之帥平陽之司縣十一而洪洞爲之劇按春秋時地謂陽侯國者爲陽縣隋義甯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鎭名也唐宋因之東接景霍西臨長汾南瞰大澗邑居之繁庶士野之沃衍雄冠他邑其俗好學向義勇於爲善每三歲大比秀造輩出取數居多故程能西府則老鄭爲之魁較藝上都則二郭取其乙祖慶以妙齡馳譽居善以老成擢試濟濟藹藹前後相望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家置書樓人畜文庫倘慮夫草萊貧乏之士有志而無書或未免借觀手鈔之勤不足於採覽無以盡發後生之才分吾友承慶先輩奮爲倡首以贖書是任邑中之豪從而和之歡喜施捨各出金錢於是得爲經之書有若干史之書有若干諸子之書有若干以至類書字學凡係於文運者粲然畢修噫是舉也不但便於已蓋以便於眾不特用於今亦將傳於後也顧不偉哉將見濡沫涸轍者游泳於西江之水糊口四方者厭飫乎大倉之粟書林學海覽華實而探源流給其無窮之取而盡讀其所未見之書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莫不推本於此則房山之藏不得專美於李氏闤市之區區無勞於漢人也以是義風率先他邑使觀而倣之慕而效之一變而至於齊魯蔚然禮義之鄉其爲善利豈易量哉承慶同舍友也累書索僕爲記僕寓官鄉里人事袞袞不惟不敏蓋亦不暇然勉強爲之者茲不朽之善事亦冀得一託名於其上也山西通志

金吾案金史地理志河東南路置郡十二曰平陽曰隰州曰吉州曰河中曰絳州曰解州曰澤州曰潞州曰遼州曰沁州曰懷州曰孟州平陽置轉運司一置縣十曰臨汾曰襄陵曰洪洞曰趙城曰霍邑曰汾西曰岳陽曰浮山曰和川曰冀氏記云河東之列郡十二平陽之司縣十一與金史合又云唐朱因之不言及金則爲金人所作無疑又大定時有狀元鄭時昌洪洞人殆即記所云老鄭欺山西通志列入元文誤

染莊社記　　蒲察孟里

契丹時遼興軍風堯者紅貨路收一卵於篋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每出使飼漸長盈丈圍將尺許堯雖傾篋居之而力不能任矣乃縱於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雅撫首似不忍別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聞於契丹榜募能捕者堯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堯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成紀其歲月金至甯元年仲秋辛卯興安路猛安蒲察孟里記　永平府志

重修神應觀記　　失名

三興口北口口莊有名時家者其莊形勝背嵩少而面魯陽左大劉山右青嶺絕巘口口口玉鳴其山水明秀於天下者也當趙宋之大觀口百姓大疾疫莫或知治居民乃想像扁鵲於是有禱即應病者莫不興起命得保全當此之時庶少答神聖之休就是選境之地爲立祠焉題其門牌曰鵲山神應侯之廟迨至本朝收國火炎崑岡雖有基趾不熄而爲荆榛之所没狐兎之窩悲夫其廢之有口於此乎俄耳化漸興於大定之戊戌有村人好事者馮口等追其故跡率民眾之大小復建正殿三間丹楹刻桷三門岌若口廡儼然出於新皆峻宇雕牆也移時至於貞祐乙亥有天壇大德師魏元一行道化於是邑見其華麗可宮可觀誘善張清言鄉老張守益以道成誠同詣易州行部院遠給國家之調度請書額爲神應觀自時厥後日浸延遠不植腐弱任重不堪忽崩殿後之三簷委頓彌年風頹雨剝積有日矣在觀者道眾不爲不多然

無有敢葺者一日張守益與初知住持道士郭沖和口及此鼓舌同調面計工什可用貫直其數近千遞請心力不累月而愈於故使見之者歎矣曰雖功有時而成然亦待得其人而後可口也故詳書之興定五年辛巳二月丙辰 寶豐縣志

詠白堂記

王若虛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仿彿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閒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爲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爲人沖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爲榮辱

不爲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爲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予則雕鐫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予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予一觀而許之滹南遺老集

門山縣吏隱堂記

王若虛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葢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甍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

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効而求其稱巖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渺乎在窮山之巔烟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陟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言闕江西

鈞州以民無關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牓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滹南遺老集

恆山堂記

王若虛

眞定古名鎭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槩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圜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可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隊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卽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卒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存焉而歲月既深寖至頽弊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其廋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若堂也由是特

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攲傾凡當營理者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壽爲樂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爲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尚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閒自喪亂以來繁華其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爲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之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既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滹南遺老集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王若虛

鄖爲州在深山窮谷閒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閒無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節度邢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安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搆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燠高纔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闤闠視緣山諸剎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捃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倀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宴坐淸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羿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鈞皆所素愛而嘗遊者然以其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興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趍迎而笑知其必爲

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爲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禁稍寬非役於簿書期會之勤則奪於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蹟至明極者疏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爲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是猶可得而辭乎乃書其地形之大概與夫平昔游衍之熟者以授之若其命名之意則出於西方之書非予之所學也略而不及以待夫知其說者 滹南遺老集

茅先生道院記　王若虛

嵩山之陽有承天谷谷有道院焉隱君子茅公之所建也公開封人名從易字縉甫始以進士干有司數奇不偶乃棄家爲方外遊隨意去留初無定居既至承天則欣然曰吾可以休於是矣闢地築室爲終焉計日葺月補蓋累年而後有成軒曰雙清以景名也菴曰虛靜以道命也竹木蕭然都無塵土氣由是爲嵩陽之一觀夫嵩少海內名山其間勝跡殆不可殫記蕞爾茅公之廬宜若無足道者而人常以不到爲恨到必盤桓而不忍去則亦以其主人

之賢故也公以高蹈聞四方賢愚少長莫不仰其風覩其擺落世紛棲心於沖漠之境始終四十年處之甚安壽考康寧翛然而往非胸中眞有所得疇能爾耶□□□□□□□□□□□□□時羣盜縱掠而公夷然視之神色自若且能化暴爲馴使之逡巡退卻而不敢犯非獨自免而又有以庇人其道德所服至於如此豈老氏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者歟予世之散人也才能無取於人而功名不切於己雖寄跡市朝而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忘蔡公願見者久矣俗累拘牽竟莫之遂蓋每爲之歎息嗚呼公則已矣而其姪守明與予爲忘形友出公所繪院圖及所以自序者請紀其事予披玩再三恍如即其地而見其人忽焉自失蓋覺官味如嚼蠟守明亦自可人由刀筆中一朝有所省年踰四十而屏酒肉卻聲色日與名流達士遊學貫三家略窺其妙其剛果超詣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屨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

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旣以發茅公之光且爲吾他日踐言之盟云滹南遺老集

新修悟眞菴記　王若虛

趙州道院曰悟眞菴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鄗時人也開朗倜儻入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旣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薦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聲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城隅特建此菴以待全眞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迄役聖位雲堂齋廚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供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旣遠境界淸涼灑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歎自是一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菴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遊乃延致而事之其徒無慮三十人

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顧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覩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以記文為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為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耶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瀟洒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元理厠跡羽流而杖屨往來陪君為方外之交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則君之菴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日滹南遺老記

行唐縣重修學記

王若虛

庠序之設尚矣葢非獨王者之事也在昔良守令下車之始未嘗不以此為先務而史冊從而著之以為美談豈非所謂治民而為教化之本原者皆莫大乎此歟國家自承平以來文治蝟興下至僻邑莫不有廟學以為教其於崇儒重道不可謂不至而所在有

司或不能推其意往往安於苟簡而恬不聞焉則亦名在而實亡葢有鞠於蔬圃而殘於推排矣尚何望其興起人心而爲勸哉於此有能奮然以名教爲己任力爲樹建振頽弊於一朝是亦古良吏之用心而有功於吾道者其亦難得而可貴也眞定之屬縣乃爲行唐號富庶學者視他邑爲多進士經童得名聲而取科第者班班有人而學舍之狹陋舊矣大安已巳張君達夫爲主簿之半年思完葺而謀諸縣士之好事者衆以爲吾黨之美也皆應曰然吾所願欲則相與悉力而赴之物不足而辦役不習而勤殆□二□□功以訖爲屋總三十閒而創建者三之一焉於是缺者全敗者堅漫滅者鮮講習之堂棲息之舍庖廚庫廡以至井亭碑樓莫不畢具廟貌肅然禮器整潔杏壇槐市次第可觀門墉崇峻咸克稱副然後煥然爲一方之麗而學者益感激自奮然以發憤於其閒公退輒復躬親訓迪而獎勵之其用心亦已勤矣嗚呼以其邑富庶多而又有張君焉爲之倡人才何患其不成風俗何患其不

厚他日一變而為鄒魯之鄉或未可知則是役也豈徒為觀美以誇末俗哉諸生彭延年等嘉張君能知為政之所先而行之遇也來請予記既義不獲辭且其誠有當書者乃為識其大略云張君甯晉人諱國綱其政事焯焯可紀非特此一節而已也耶 行唐縣志

手植檜刻像記

孔元措

貞祐甲戌春正月兵火及曲阜焚我祖廟延及三檜聿收灰燼之餘攜至闕下分遺妻弟省除知開封李世能乃命工刻為先聖容暨從祀賢像召元措瞻仰追悼之極再拜以識其歲月云正大甲申仲秋望日五十一代嗣孫太常博士衍聖公元措謹述 祖庭廣記

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劉祖謙

孔老之教並行乎中國根源乎至道際六合無內外極萬物無洪纖貫理常全無有欠餘固不可以淺識窺測或者剖强名之原指

成器之跡互相排斥是此而非彼而二家之言遂爭長於天下是不知天下無二道聖人不兩心所以積行立功建一切法導迪人心使之遷善遠罪洋洋乎大同之域其於佐理帝王一也爲老氏者曰吾寶慈儉又曰常善救物與夫孔聖本仁祖義之說若合符契今觀終南山重陽祖師始於業儒其卒成道凡接人初機必先使讀孝經道德經又教之以孝謹純一及其立說多引六經爲證據其在文登甯海萊州嘗率其徒演法建會者凡五皆所以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之理不主一相不居一敎也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鬚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係學籍又隸名武選當天眷之初以財雄鄉里歲且飢人多殍亡有盜盡劫其貲以去一日適因物色得盜終不之問遠近以爲長者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汙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

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詼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嗚呼異子狂九疇敘接興狂鳳歌出權智倒橫直豎均於扶世立教良有以也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眞人爲友各結茆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甯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菴居圍其扃鐍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去追之不及扃鐍如故閉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元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眞劉曰長生邱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甯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嵛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

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菴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欒村菴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眞前後集傳於世玉峯老人胡光謙爲之傳及丹陽嗣後從之者益衆其徒遂滿天下丹陽東歸長春因劉蔣故菴大加營葺玉陽又請額爲靈虛觀凡住持者始受度爲道士以奉香火世宗皇帝素欽其名嘗遣使訪焉戊申春長春玉陽應命至京師賜以冠巾絛服命居天長觀尋又徵至北宮長松島與語大悅詔於島西築官菴居之承安泰和間道陵亦屢詔玉陽長生至闕下賜居修眞觀以待召問玉陽得號體元大師自丹陽而下所謂歌詩各有集而郝廣甯獨邃於易備見於太古集中至正大初密國公璹讚云全眞道東四子傳化四子爲誰邱劉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替我眞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瀛海渺然仙跡宛存細玩此讚其師資道業概

可見矣僕適承乏翰林與提點嘉祥觀沖虛大師李志源及提點中太一宮沖虛大師于善慶無欲子李志常爲方外友因索鄙文以紀重陽仙跡僕往年從事鄠亭密邇靈虛宿聞眞風故就爲之說使後之學者知師出處之跡其功用及物若是之大得以考觀而推行焉若其出神入夢擲傘投冠其他騰凌滅沒之事皆其權智非師之本敎學者期聞大道無溺於方技可矣是不得以固陋辭天興元年九月重陽日記甘水仙源錄

以上原列卷二十八

金文最卷十四